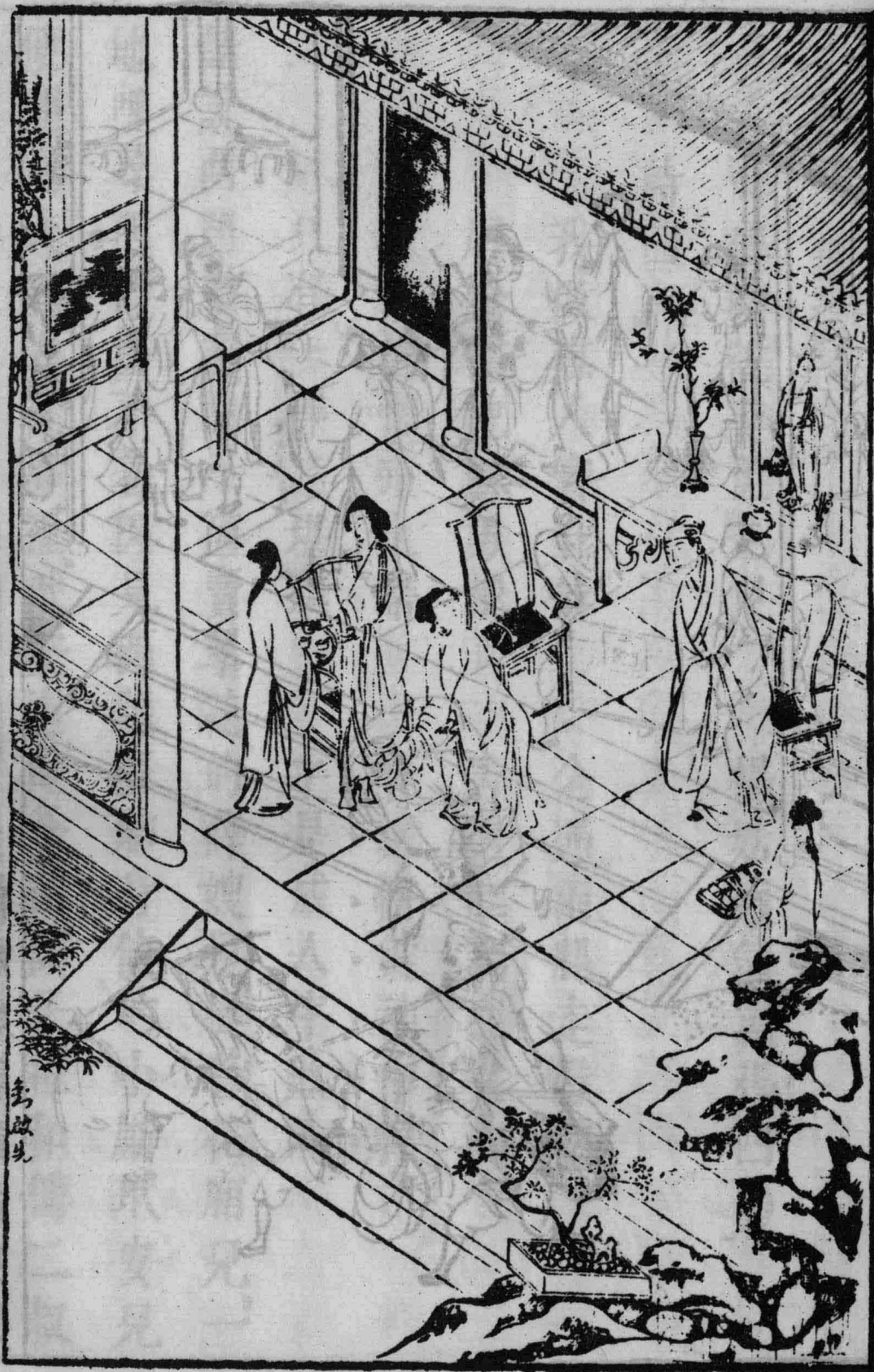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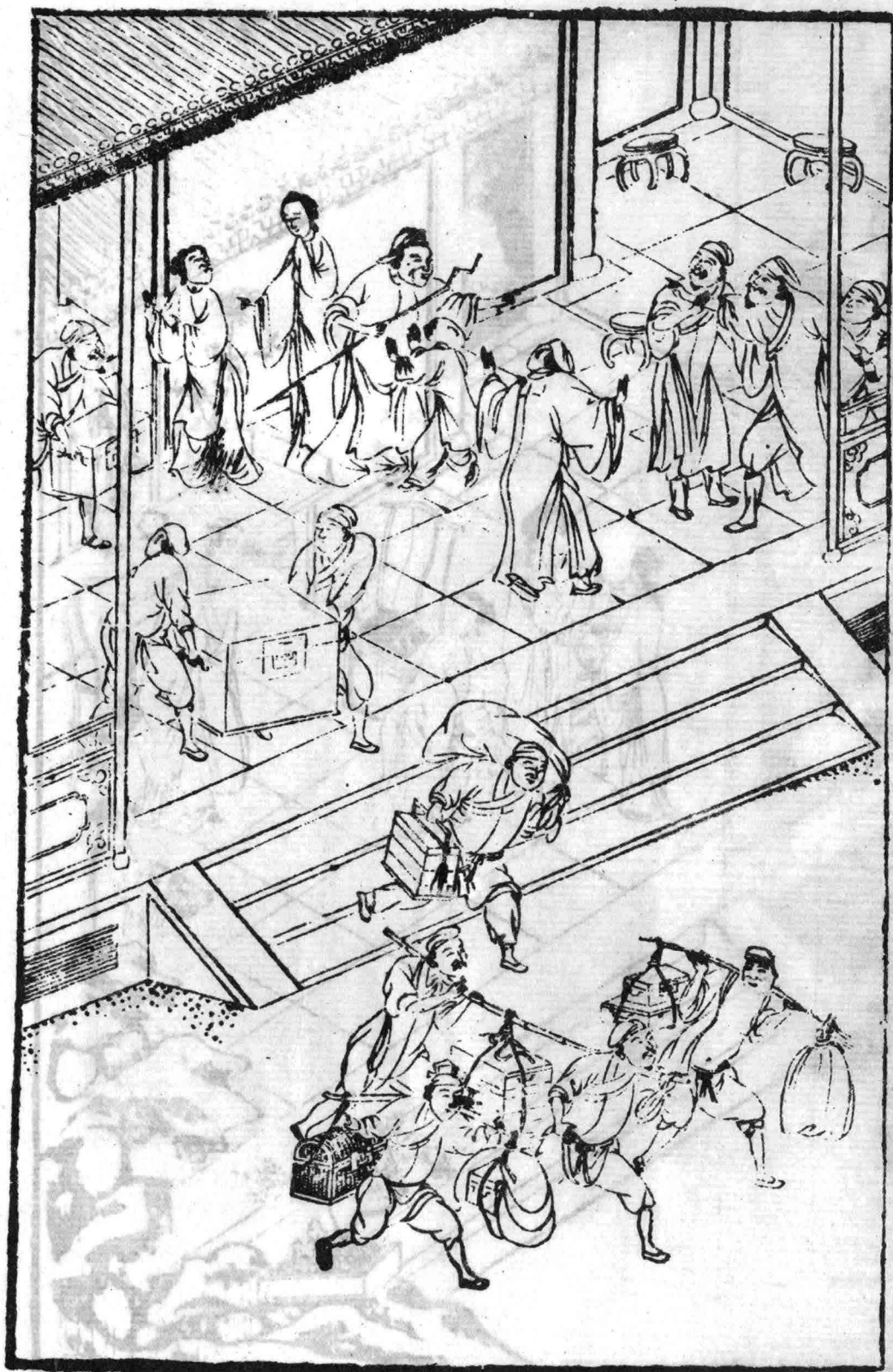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

第三冊

北山先生全集

卷之六





第七回

薛媒婆說娶孟三兒

楊姑娘氣罵張四舅

詩曰

我做媒人實自能

全憑兩腿走慇懃

唇鎗慣把鰥男配

舌劍能調烈女心

利市花常頭上帶

喜筵餅錠袖中撐

只有一件不堪處

半是成人半敗人

話說西門慶家中一箇賣翠花的薛嫂兒提着花廂兒一

地哩尋西門慶不着因見西門慶貼身使的小廝玳安兒

便問道大官人在那裡玳安道俺爹在舖子裡和傅二叔

算帳、原來西門慶家開生藥舖、主管姓傅、名銘、字自新、排行第二、因此呼他做傅二叔、這薛嫂聽了、一直走到舖子門首、掀開簾子、見西門慶正與主管算帳、便點點頭兒、喚他出來、西門慶見是薛嫂兒、連忙撇了主管出來、兩人走在僻靜處說話、西門慶問道、有甚說話、薛嫂道、我有一件親事、來對大官人說、管情中你老人家意、就頂死了的三娘窩兒、何如、西門慶道、你且說這件親事是那家的、薛嫂道、這位娘子說起來、你老人家也知道、就是南門外販布楊家的正頭娘子、手裡有一分好錢、南京拔步床也有兩張、四季衣服、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隻廂子、金鐲銀釧、不

卷一百一十五
金瓶梅
第五十五回

小小一地
名亦下得
恰好

引入穀却
纔新佳細

消說手裡現銀子也有上千兩、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箇、

不料他男子漢去販布、死在外邊、他守寡了一年多、身邊

又沒子女、止有一個小叔兒、纔十歲、青春年少、守他甚麼、

有他家一個嫡親姑娘、要主張着他嫁人、這娘子今年不

上二十五六歲、生的長挑身材、一表人物、打扮起來、就是

個燈人兒、風流俊俏、百伶百俐、當家立紀、針指女工、雙陸

棋子、不消說、不瞞大官人說、他娘家姓孟、排行三姐、就住

在臭水巷、又會彈一手好月琴、大官人若見了、管情一箭

就上垛、西門慶聽見婦人會彈月琴、便可在心上、就問

薛嫂兒、既是這等、幾時相會看去、薛嫂道、相看到不打緊、

細商量
繁合宜

孫歪頭三
字寫得活
現恰像真
有其人

段子曰買
禮物曰買
上一担銀
子曰許他
幾兩只數
虛字說得
毫不費事
想見立言

我且何你老人家計議如今他家一家子只是姑娘大雖
是他娘舅張四山核桃差着一桶兒哩這婆子原嫁與北
邊半邊街徐公公房子裡住的孫歪頭歪頭死了這婆子
守寡了三四十年男花女花都無只靠姪男姪女養活大
官人只倒在他身上求他這婆子愛的是錢財明知侄兒
媳婦有東西隨問什麼人家他也不管只指望要幾兩銀
子大官人家裡有的是那器段子拏一段買上一担禮物
明日親去見他再許他幾兩銀子一拳打倒他隨問傍邊
有人說話這婆子一力張主誰敢怎的這薛嫂兒一席話
說的西門慶歡從額角眉尖出喜向腮邊笑臉生正是

媒妁慇懃說始終
孟姬愛嫁富家翁

有緣千里能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逢

西門慶當日與薛嫂相約下，明日是好日期，就買禮往他姑娘家去。薛嫂說畢話，提着花廂兒去了。西門慶進來和傅夥計算帳，一宿晚景不題。到次日西門慶早起，打選衣帽齊整，拿了一段尺頭，買了四盤羹果，裝做一盒担，叫人擡了。薛嫂領着西門慶騎着頭口，小廝跟隨，逕來楊姑娘家門首。薛嫂先入去通報。姑娘說道：「近邊一個財主，要和大娘子說親，我說一家只姑奶奶是大，先來覲面親見過你老人家。」講了話，然後纔敢去門外相看。今日小媳婦領

來見在門首伺候。婆子聽見便道：「阿呀，保山，你如何不先來說聲，一面分付了鬘頓下好茶，一面道有請。」這薛嫂一力攛掇，先把盒担擡進去擺下，打發空盒担出去，就請西門慶進來相見。這西門慶頭戴纏絲大帽，一撒鉤絲，粉底皂靴，進門見婆子拜四拜。婆子拄着拐，慌忙還下禮去。西門慶那裡肯一口一聲，只叫姑娘請受禮，讓了半日。婆子受了半禮，分賓主坐下。薛嫂在旁打橫。婆子便道：「大官人貴姓？」薛嫂道：「便是咱清河縣數一數二的財主西門大官人。」在縣前開箇大生藥舖，家中錢過北斗，米爛陳倉，沒箇當家立紀的娘子。聞得咱家門外大娘子要嫁，特來見姑。

先入念經
做正題目
然後說到
自己說自
己却提出
張四一段
說得有條
理有斤兩
有拿手

奶奶講說親事、婆子道、官人儻然要說俺侄兒媳婦、自恁
來、閑講罷了、何必費煩、又買禮來、使老身卻之不恭、受之
有愧、西門慶道、姑娘在上、沒的禮物、惶恐、那婆子一面拜
了兩拜、謝了、收過禮物去、拏茶上來、吃畢、婆子開口說道
老身當言、不言、謂之懦、我姪兒在時、掙了一分錢財、不幸
死了、如今都落在他手裡、說少也有上千兩銀子東西、官
人做小做大、我不管你、只要與我姪兒念上箇好經、老身
便是他親姑娘、又不隔從、就與上我一箇棺材木、也不曾
要了你家的、我破着老臉、和張四那老狗做臭毛鼠、替你
兩箇硬張主、娶過門時、遇生辰時節、官人放他來走走、就

認俺這門窮親戚，也不過上你窮。西門慶笑道：你老人家放心，所說的話，我小人都知道了，只要你老人家主張得定。休說一箇棺材本，就是十箇，小人也來得起。說着便叫小廝拿過拜匣來，取出六錠三十兩雪花官銀，放在面前。說道：這箇不當甚麼，先與你老人家買盞茶吃。到明日娶過門時，還你七十兩銀子，兩疋段子，與你老人家爲送終之資。其四時八節，只管上門行走。這老虔婆黑眼睛珠，見了二三十兩白晃晃的官銀，滿面堆下笑來說道：官人在上，不是老身意小。自古先斷後不亂。薛嫂在旁插口說：你老人家忒多心。那裡這等計較？我這大官人，不是這等人。

只恁還要掇着盒兒認親。你老人家不知如今知府知縣相公也都來往。好不四海。你老人家能吃他多少。一席話說的婆子屁滾尿流。吃了兩道茶。西門慶便要起身。婆子挽留不住。薛嫂道。今日既見了姑奶奶。明日便好往門外相看。婆子道。我家姪兒媳婦不用大官人相保。山你就說我。說不嫁這樣人家。再嫁甚樣人家。西門慶作辭起身。婆子道。老身不知官人下降。匆忙不曾預備。空了官人休恠。拄拐送出。送了兩步。西門慶讓回去了。薛嫂打發西門慶上馬。因說道。我主張的有理麼。你老人家先回去罷。我還在這裡和他說句話。明日須早些往門外去。西門慶便拏

出一兩銀子來與薛嫂做驢子錢。薛嫂接了。西門慶便上馬來家。他還在楊姑娘家說話飲酒。到日暮纔歸家去。話休饒舌。到次日。西門慶打選衣帽齊整。袖着插戴。騎着疋白馬。玳安平安兩個小廝跟隨。薛嫂兒騎着驢子出的南門外來。不多時到了楊家門首。却是坐南朝北一間門樓。粉青照壁。薛嫂請西門慶下了馬。同進去。裡面儀門照牆。竹搶籬影壁。院內擺設榴樹盆景臺基上。靛缸一溜打布。撈兩條。薛嫂推開朱紅欄扇三間。倒坐客位。上下椅桌光鮮。簾櫳滿洒。薛嫂請西門慶坐了。一面走入裡邊。片晌出來。向西門慶耳邊說。大娘子梳粧未了。你老人家請坐。一

偏在沒要
緊處寫照

無意中點
出春梅冷
甚妙甚

坐只見一個小廝兒拿出一盞福仁泡茶來西門慶吃了
這薛嫂一面指手畫腳與西門慶說這家中除了那頭姑
娘只這位娘子是大雖有他小叔還小哩不曉得什麼當
初有過世的官人在鋪子裡一日不掣銀子銅錢也賣兩
大、菠、羅、毛、青、鞋、面、布、俺、每、問、他、買、定、要、三、分、一、尺、一、日、常、
有、二、三、十、染、的、吃、飯、都、是、這、位、娘、子、主、張、整、理、手、下、使、着
兩箇丫頭一個小廝大丫頭十五歲吊起頭去了名喚蘭
香小丫頭名喚小鶯纔十二歲到明日過門時都跟他來
我替你老人家說成這親事指望典兩間房兒住哩西門
慶道這不打緊薛嫂道你老人家去年買春梅許我幾疋

大布還沒與我到明日不啻一總謝罷了。正說着，只見使了個丫頭來叫薛嫂。不多時，只聞環珮叮咚，蘭麝馥郁。薛嫂忙掀開簾子，婦人出來。西門慶掙眼觀那婦人，但見：月盡烟描粉粧玉琢，俊龐兒不肥不瘦，俏身材難減難增。素額逗幾點微麻，天然美麗；細裙露一雙小脚，周正堪憐。行過處，花香細生；坐下時，淹然百媚。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婦人走到堂下，望上不端不正，道了箇萬福，就在對面椅上坐下。西門慶眼不轉睛看了一回。婦人把頭低了。西門慶開言說：「小人妻亡已久，欲娶娘子，管理家事，未知尊意如何？」那婦人偷眼看西門慶，見他

教只三字
南垣先生

雖套語用
在此處恰
好

賣弄腳好
處妙在都
不開口只
悄畫出

人物風流心下已十分中意遂轉過臉來問薛婆道官人
貴庚沒了娘子多少時了西門慶道小人虛度二十八歲
不幸先妻沒了一年有餘不敢請問娘子青春多少婦人
道奴家是三十歲西門慶道原來長我二歲薛嫂在傍插
口道妻大兩黃金日日長妻大三黃金積如山說着只見
小丫鬟擎出三盞蜜餞金橙子泡茶來婦人起身先取頭
一盞用纖手抹去盞邊水漬遞與西門慶道箇萬福薛嫂
見婦人立起身就趁空兒輕輕用手掀起婦人裙子來正
露出一對剛三寸恰半掬尖尖趨趨金蓮腳來穿着雙大
紅遍地金雲頭白綾高底鞋兒西門慶看了滿心歡喜婦